

BAOGAO
WENXUE
报告文学

闯关东

死窟一夜

荷光灿烂

高阳斋

求(索)人

BAOGAO WENXUE

报告文学选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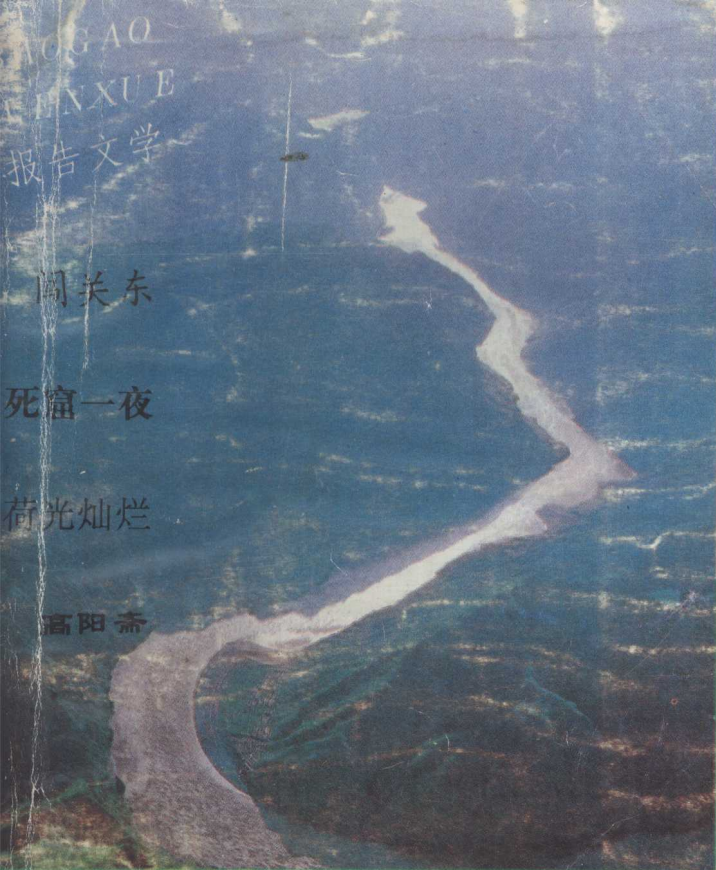
●隋敏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一片丹

心

在青丘



目 录 号 20 字 登 障 (封)

云 电 : 什 号 发 册

一片丹心在青丘

(报告文学集)

隋 敏 著

I

获 嘉 尔 海 伦 斯

嘉 尔 海 伦 斯

嘉 尔 海 伦 斯

嘉 尔 海 伦 斯

一片丹心在青丘

广 西 民 族 出 版 社 出 版

开 本 787 X 1092 1/32 插 页 1 总 印 数 287 千 字

1993 年 10 月 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: * — 2000 册

广 西 民 族 出 版 社 2.00 元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版式设计：卢云

一片丹心在青丘

隋敏 著

☆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南宁市社会福利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插页 1 9.19 印张 267 千字

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 册

ISBN 7—5363—1960—6/1·481 定价：5.00 元

目 录

序	伍子杰 (1)
闯关东	(4)
死窟一夜	(14)
风雪高原架桥人	(17)
小河之歌	(26)
故都临淄访酒仙	(34)
高阳斋求索人	(39)
微笑的舌战	(55)
荷光灿烂	(72)
一片丹心在青丘	(125)
跋	(287)

序

伍子杰

神州大地风起云涌，改革之潮声若雷鸣。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潮流中，中国的面貌正在迅速改变。

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，鼓舞着人们在奋进。

当代社会生活提出了一些新问题，激发着当代人探索和进取的热情。

一大批中国社会主义企业家和文学工作者在改革中脱颖而出，他们是时代的强者，勇敢地立于改革的潮头，满腔热血，迎着这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。

《一片丹心在青丘》这篇来自黄河三角洲的报告文学，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一位企业家的奋斗历程，使人们深切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和企业家那种充满创造、竞争和拚搏的生活，领略黄河三角洲五金建设者的精神风貌。

这位企业家在改革大潮中表现出的开拓精神、求实精神和献身精神，令人奋发。他勇于在生产经营改进、深化体制改革上大刀阔斧，革故鼎新；在治厂理政中正气凛然，廉洁奉公；在促进技术进步，加快新产品开发上超前思维，出奇

制胜；在日常生活和企业工作中思想领先，爱护群众，在企业建设中艰苦创业，勤俭建厂。并且卓有成效地把孙子兵法军事思想，用之于企业管理。他的快乐与苦恼，事业与企业交融在一起的美好心灵，在拼搏中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，乃至个人生活中的悲欢离合，都真切而具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这篇朴实的，不加夸张、想象的报告文学是赞颂美好心灵的歌，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创业的艰辛，前进道路的曲折，更可以感受到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光辉和新生事物强大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。

隋敏同志曾在西北边陲从事部队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八年。在充满艰难惊险的西北戎马生涯中，他沿着风雪高原筑路指战员的足迹，走过罕无人迹，氧气吸不饱的西藏高原；跟随天山巴音布鲁克抢险救灾部队，与暴风雪进行过殊死搏斗；坐毛驴车，睡蒙古包，在天山南北走访了无数边防哨所和军人，还有屯垦戍边的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；在炎炎戈壁丘岭军事演习的空中和陆地，战车和营帐里，和合成部队的指战员们度过了三个春秋。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风沙，柴达木盆地的沼泽，昆仑山上的川壑，祁连山的冰雪，嘉峪关口的烽火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和反映这些生活的作品。《风雪高原架桥人》《死窟一夜》《小河之歌》就是隋敏同志在那个特殊环境中选择的几个镜头。祖国西北边陲的屯垦戍边者——边疆军人和兵团人的苦乐观和乐于奉献的品格，跃然纸上，令人感奋。

一九八六年，隋敏同志从部队转业到地方，继续从事新闻工作，先后在石化工人报和山东企业管理杂志社做记者和编辑工作。他发扬军队的光荣传统，响应社会的召唤，深入到经济建设中去观察、感受、体验、汲取生活的营养，热情表现和歌颂当代开拓者，本著就是隋敏奉献给改革年代，特

别是奉献给黄河三角洲的一份厚礼。《微笑的舌战》《闯关东》等篇章，形象生动地再现了石化建设者的战斗风采。这是对神州保卫者、建设者的热烈情感和对时代的责任感的集中表现。

这部书思想性强、内容翔实、文风朴实，富有哲理性，写法灵活，有着报告文学写作的独到之处。当然，有的作品出手仓促，写得比较粗糙，虽然不是作者的艺术精品，但毕竟表现了作者善于按动时代快门的创作灵感，这条以生活为创作的源泉，积极反映伟大时代的社会变革，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写作之路，是应该提倡和永远走下去的。

这部作品使厂长、经理、企业管理人员、经济工作者、军队转业干部及企业界人士、军界人士、一般干部开卷有益，值得一读。

(伍子杰，国家经济委员会企业管理出版社总编辑、中国企业管理杂志社总编辑)

闯关东

这里的人讲话比东北风还冷

三月的东北，冰封雪裹。

午夜，寒风号叫，雪粒飞舞。吉林人正酣睡在暖融融的热炕上，也许已经进入花好月圆的梦乡。栈前旅社里，来自山东齐鲁石化公司第二化肥厂的六位青年却难入睡，把床铺摇得吱吱作响。熬得上下眼皮发黏时，车站发来通知：零点发车。生怕误了事，像部队紧急集合般穿衣戴帽，赶奔车站。夜黑星稀，街上很少行人。间或，传来几声沉闷的火车笛声。

“咔嚓，咔嚓。”六个青年每人身上背挂着四五个包，在灰蒙蒙的夜色中，踏着结冰的积雪，像扑蚂蚱一样，跟头骨碌地到了火车站。

夜幕下的火车站里，蓝幽幽的信号灯，射出单调微弱的光线，俯卧在冰雪之中的条条钢轨，映出道道寒光，站里显得分外寒冷。齐鲁乙烯工程‘丙醇’装置急需的无铁丁醛，从吉化公司运至这里等待编组。

六个人从凌晨跑到太阳挂梢，槽车编组的事竟像一句玩笑，无从查起，壮小伙子们被折腾得有气无力，只好采取分组“盯人”战术。

马力和付东来到编号室。

被七副审视的目光扫过之后，随之是挤眉弄眼的讥讽。

俩人是来求他们的，只装做没听见什么，没看见什么，陪着笑脸尊称一句：“师傅。”

一位师傅架一副公安审讯的派势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押车的。”

“押的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丁醛。”

“警犬？”也许这位师傅喜欢养狗，也许山东话的丁醛，有点东北话的警犬味。他来了情绪，忙问：“多少？”

“两罐”。

“两万”。促摸着这个可观的数字，他得意地点了点头：“给我弄两只怎么样？”

真叫人笑掉大牙，弄得两人啼笑皆非。面对着素不相识的外地人，张口要东西，舌头一点也不打梗，由此可见，他们不是初次乍干了。

马力赶忙掏出押运证明和说明书，介绍此次到吉化押运无铁丁醛的原委。

“中国石化总公司从吉化公司拨给我们丙醇装置 350 吨丁醛，并向铁道部申请获准运输……”

哪儿这么多的啰嗦话？听到正题这位师傅就没有兴趣了。

地理上的隔距，行业间的隔阂，思想感情的差别，太大了。听者，毫不入耳；讲者，激动不已，沉浸在家乡那沸腾的工程里。时间就是金钱。乙烯人哪个不着急。

他俩干脆讲出铁道部部令号码，希望尽快编组发车。一位工作人员傲慢地仰起头，轻蔑地说：“什么部令不部令，县官不如现管，就是铁道部部长来了也白搭！”

只好再求一个。

一个接一个地求过，给的话都比东北风还要冷。难怪有的人叫他们铁老爷，态度生硬得像铁，冷得似冰。

一个翘着二郎腿的人，拖着嘲讽的腔调说：“你们就像当年闯关东的老百姓，瞧瞧，这大包小包的五六个（防毒面具包、工具包、食品包、日用品等东西），这天，出来干这活，真是世界上头号大傻瓜。一天给我 300 元，我也不干。”

怎么回敬这位呢？如果为了钱，那可真是给 500 元我们也不干！受这洋罪。

可你知道我们乙烯人吗？

在沸腾的工地上，许多来自农村的能工巧匠，宁愿不当万元户，白天黑夜拼在工地上；有的离退休干部工人，宁愿在乙烯工地干义务劳动，不被高薪所聘；许多青年男女，一再推迟婚期孕期，为了工程早日建成，他们宁肯把伟大的爱情搁后……

你们能理解吗？铁老爷，比我们“傻”的大有人在。

后来，他们才明白，这里的人事须要“实”的东西，任你磨破嘴皮，都是空的，办事要动“真格的”，见点“血”才行，而且是瞪着眼睛直接要。在国外，人家大多是在办完事后给小费，以表谢意或显示阔气，这里的“小费”收到事前了。

“我还没有吃饭呢，给我也来一点。”一位工作人员看到马力吃面包，边说边走上来伸手就要，那样子好像是老朋友、亲兄弟。马力赶快速上面包；另外几位师傅也围了上来。自己饿着肚子，待师傅们都吃饱后，马力又央求道：“请给我们早点编车吧。”

“行！晚上六点钟。”谢天谢地，总算有句回话了。再等两个小时。

在调度室里等车，好像太便宜了，一个刚才没吃够面包的师傅又讨价了：“你们来屋里这么长时间了，没撵到外面就不错了。一支烟也不给，太抠了。”赵军忙递上香烟，待给他点上火，又挨了两句开导：“以后，你们这样子的出来，要多拿上几盒。”言外之意，现在“孝敬”得很不够。两人不停地给各位续着烟，陪笑脸，讲好话，好不容易等到六点，编到八点发车，又熬两个小时，才得以和这些铁老爷“拜拜”。起个大早，赶个晚集。

真辣，槽车上那一瓶烧酒

列车在寒风中长吼，雪粒伴着寒风狂舞。押运人员紧缩在罐车接合部，在零下30℃的气温下，迎着每小时60公里的风雪，冷的滋味足以饱尝。他们一手紧抓着扶栏，一手提几个包，雪粒似剑扎脸，寒风如刀刺骨，手脚冻得像猫咬，想把提包换只手都很不容易。车快风急，搞不好就甩到车下，几个人使劲把身子贴在罐壁，恨不能挤个窟窿钻进去。“咚！咚！咚！”不知谁冻急了，脚跺得铁板直响，震得槽车发

颤。

孙吉增不愧在内蒙当了几年兵，有点御寒经验，上车前兜里装了瓶东北老烧，冻得撑不住劲的当儿，他掏出酒瓶，用牙啃掉瓶盖，瓶口对嘴，咕咚，咕咚就是两口。“呼隆隆，呼隆隆”槽车上传瓶喝烧酒的气氛，把列车那枯燥的进行曲变得欢快了一点。也不管平时喝酒不喝酒了。此时的酒，大家都视为增温剂，举瓶就喝，不管三七二十一。他们一边传递酒瓶，一边传递着鼓励的眼神。

一瓶烧酒，没过三巡，酒瓶被甩成了手榴弹，肚子热乎一阵子，也难受一阵子。这两天，他们吃不上热饭，灌着东北风，啃面包喝冷水，站在罐车上，风吹雪打，体乏身虚，肠胃抗不住烧酒的折腾。

酒劲过后，寒冷依然属于他们。当逐渐被冻麻木之后，冷的感觉减弱了，大脑的思绪活跃了。

“当心东北天冷冻着你。”从厂里启程时，孙吉增接过女朋友给准备的满包东西，他想，这不是走亲戚，带东西多了是负担；押车，不过坐一趟火车而已，蒙古高原上西伯利亚的寒流我已经受住了，何怕东北风呢。如今尝到了挨冻的滋味，才感到女朋友的体贴和关照之心，多亏她给多准备了点东西，要不，更惨。回去一定要好好谢谢好。想到女朋友，月下花前娓娓之谈，幽静小路轻歌漫步那美好时光，把此时的处境比得太惨了，心里不由一阵难过。不过，男子汉的这种苦楚不会轻易表现在脸上，何况脸已经麻木了。处到这地步，只有耐着性子磨，凭着毅力撑。

遥望气势磅礴的大兴安岭，雪峰耸云天，杉松披银甲，吉增想起了自己很欣赏的一句蒙古族谚语：无论山岭有多高，向前就能越过。眼下，无论路有多长，总有尽头，无论押运有多难，总能克服，不论天有多冷，咬紧牙就能抗过。此时，除了咬牙别无办法。

出吉林站后的这一个多小时，是最难熬的时候。寒风灌得眼珠又痛又痒，他们紧闭双眼，不敢睁开，就好像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。列车停站时，人都不会动了，冻成了“冰棍”，下车时，胳膊和腿不听使唤，稀溜哗啦跌了下来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真可笑，可又笑不出来，脸冻麻木了，像裹了一个面罩。紫红紫红的脸，两眼下垂两条冰棱，像女人把耳坠挂到了脸上。这是“关东天”的作道，风吹的眼睛直流泪，

流到脸上结两柱冰棱。

想不到竟与老牛为伍钻牛厢取暖

无铁丁醛是一种易燃易爆的化工品。铁道部专门下达了部令，要求沿途铁路局尽快安全做好编运工作，积极支持帮助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。安全，大部分车站都比较重视，把这一级毒品罐车，一般都甩到前不着村，后不挨站的停车段；尽快，就要凭这几个押运人员的“活动”能力了。

这天，两罐车被甩在离山海关不远的一个小站上。虽说是个站，不过几间平房而已。蔡清涛去联系编车，马军爬到一节圆木车厢，整出一个“掩体”。两人钻到里面刚美得不行，突然，哗啦一声，滚下一堆木板，把两人压在底下。迷信人讲话，该当命大。两人从里面钻了出来。一位师傅看到这危险情景，警告他俩：“幸亏车没有开，老天打个信号。车开的话，你俩不被夹死也被圆木压扁。”老师傅见两人冻得样子很可怜，告诉他俩后面还有一节拉牛车，既避风雨又不危险。

这一路可真绝了，大小是点事，无烟不成。进那节牛粪熏人的破车厢，也遇“门神”，敬上两支后，方被允许。难怪有人说，如今办事哪一路神都要磕上头，少点一支香就不灵。

从小在城市、工厂里长大的两个青年人，捏着鼻子钻进了运牛厢。厢里积攒了几天的牛粪，加之牛身上潮湿，在厢里一捂，发出一股冲人的氨臭气。刚上车，熏得两人眼睛不敢睁，只想呼气，不想吸气。可这比起那刀割一样难受的挨冻来，毕竟享点‘福’，时间稍长，味道也就不那么难闻了。与老牛为伍暖和多了。想不到这辈子竟能沾上牛的光。

看着毫无表情的张张牛脸，马军在想，人倒霉了，牛也不给张好脸看。连续几天哆嗦着嘴巴啃面包，本来有点毛病的胃又不舒服了。他用皮大衣裹紧身子，两臂按在腹部，心里翻腾起来。所受押运之苦，能得到厂里理解吗？

二月，马军自动报名参加押运无铁丁醛。报名后，他发现名单上都是合同工，没有一个正式工，心里很有想法。回家后，在乙烯供排

水厂工作的爸爸鼓励他，到外面锻炼一下有好处。在医院里工作的母亲劝他，不要愣去逞能。“同命运”的工友们劝他：别忘了你是合同工，万一出了事，轻了，你这饭碗就砸了；重了，咱们就永远“拜拜”了。大家说得不无道理，可这二十岁的小伙子，却要斗胆为合同工们争口气。合同工的“瓷碗”怕摔，但危险艰苦的工作不能不干。厂里和车间里把这样重要、艰难的工作交给我们，说明合同制工人是被信任的。再说，有铁道部的指令，有专运罐车，坐上列车去，乘上货车回，借机见识一下北国风光。

二十岁的年轻人，刚刚步入社会，难免带一股天真浪漫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带着铁道部的指令，会钻进牛厢，编不上车，他只准备了防寒避冷，却没有想到要给那么多人“磕头烧香”。满肚子委屈，一肚子牢骚，一股劲地朝着行业不正之风发泄起来。有什么用呢？仍然坐在牛厢里。“呜——”汽笛长鸣，列车毕竟在向前奔驰，尽管受到那么多的冷遇和刁难，但还没有误期。

长春站，你太幸运了

这是押运人员难忘的一站。

火车喘着粗气停在站里。三个小时后再发车。对于押运者来说机会难得，难得在大站里面停一会。几个押运人员都想借此看看北国风光。但是，押车以来，像个样的车站也没捞着好好看一看，车到名城重镇总是一晃而过，停车站，大都是在地图册上找不到名号的地方。大家一阵高兴，商议着去站台买上两天的食物。“不好了——你们罐上的压力表被人砸了。”马力几人刚走到站台上要买东西，听到喊声，顿吃一惊，哪里还顾得上买东西，拔腿就往罐车跑去。好像是有意准备好的，他们刚刚跨进轨道，被车站值班人员拦住。“横跨轨道罚款50元！”他们连忙解释情况，掏出押运证（有押运证是可以横过铁路的）。

“不行！有押运证也不行！”

无论到哪里评理，遇到这种紧急情况，只有选择捷径，救罐如救火，保卫安全，也包括你长春站的一份呀。

不由分说，交纳罚款，态度不好可要加罚。有口难说苦，只好认

罚，可身上没有那么多的钱，两位值班人员不相信，动手搜身，将衣袋和裤兜都翻了一遍。好说歹说每人罚款5元。

实在憋气不过，离开时，蔡清涛忍不住说了句：“欺负外乡人。”这话又惹事了。值班人员追上来，又罚30元。押运人员索性回到车上，把替人买东西的钱垫付上。压力表蒙被敲碎，指针弯曲。押运牛的告诉他们，你们刚走，有个巡检的上去用石头砸了。

押运人员气得说不出话。铁老爷真厉害，说不起，也躲不起。实在叫人气不过。

可是，那位巡检工却不知道，在长春站里敲坏了无铁丁罐车上的压力表是何等的危险！眼下，一列装有炸药的列车正停在旁边，炸药箱露在外面。倘若丁醛泄露出来，遇到一点火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两罐丁醛，爆炸后相当于两枚重型化学毒气弹的威力，其爆炸力不比两罐炸药弱，何况旁边还有几节车厢炸药。长春站，处在危险之中。

此时不容迟疑。押运人员迅速查看了罐情，采取了紧急封闭措施，及时制止了丁醛泄漏。之后，他们找到铁路公安人员，报告了刚才的情况，这位公安员说，你们把那人找来。偌大一个长春站，几个过路的外地人怎么去找呢？车开了怎么办？真是哑巴吃黄连。

长春站，你当感谢这些被你欺负了的年轻人。

吉林——山东，用香烟铺的路

四平站。

“你们愿意一站编到济南，还是一站一编？”话中有话。编号室里坐着几位年轻工作人员，看上去工作挺主动的。

早一天回去，早一日安全。“两醛”装置在等待着这批原料，家中亲人在盼望着归来，押运人员归心似箭。一位年轻工作人员听说他们想尽快编车后，高声问道：“带钱没有？”

“钱被罚光了，没了。”

另一个工作人员坦率地讲：“没钱有烟也行，哥们保你们一帆风顺”。

蔡清涛心里有数，这是实话，追究起来这是开玩笑的话，叫上劲

来准叫我们等在这里难看。为了这两罐东西，尽管费用很紧张了，像杨白劳买红头绳一样，咬着牙也要买。

当“供”上半条“三七”牌香烟时，车编了。这种“明码标价”比先前那些人蒙在鼓里，让人估不透的要价要让人痛快些。

人倒了霉偏偏连着倒霉。那天，因车站上和司机吵了两句，司机把机车开走了，倒霉的却是押运丁醛这些人，罐车被甩在一个小站上，一等几个小时过去了。为了赶时间，几个人开始动脑筋想出了一个歪点子，兵分两组，软硬兼施，一组拆出防毒面具的过滤网，对站上人说，这是“吸毒器”，罐体有问题要尽快处理，站上的人有点紧张，另一组上去递烟讲好话，这办法倒挺灵，站上很快从锦州局要了来机车头，车子一开，大家乐了一阵子。

但是，他们高兴的太早了，这个机车把他们拉到前面一个站，即另一铁路局管理辖段，甩下罐车就返回了。还是要再等编车。

这段路上，倒也遇上了一位好车长，马军心里很感激他。这位车长甩车时注意照顾丁醛罐车，告别时露着笑脸道声再见。小马忍不住对清涛称赞这位好车长时方才知道，“人参”香烟已叼在了他嘴上。

人比人气死人。为了支援乙烯工程建设，许多厂家优先安排生产，优先供应，兰州化工厂为了支援乙烯原料，派出司机和汽车专程运送，日夜兼程，风餐露宿，两天两夜就把原料送到了工地。

火车站啊，你是方便乘客上下之站，却成了丁醛押运人员的道道难关。过站如过“关”，从吉林到山东要过那么多道关。

关里关外的站都是关。

天津站，再次搜身。

济南站，同样递烟。

.....

举一杯酒，四千里路寒和怨 一消而散

历时十七个昼夜，押运人员和丁醛于3月18日22点终于抵达终点站——青岛铁路分局东风站。

工友们接上来，一见面，先是打个楞，差点认不出了，一个个像

刚从煤堆里钻出来，那黑瘦的样子，不由使人吃了一惊，让人怜惜不已，对押运者来说，不管样子如何，总算是按时交差了。

三月的齐鲁大地，冬枯春萌。

艺术化的秋春筑起道道绿廊，云雾般的针松透出勃勃生机，椭圆清池立座座石林秀峰，喷泉水塘翔群群舞姿金鲤；银塔林立，热气升腾，机声隆隆，化肥如山。厂长和书记今日举行宴请的消息，在具有现代文明的齐鲁石化公司第二化肥厂不翼而飞。

干杯！

华灯闪耀，暖气融融。一桌丰盛的酒菜摆在第二化肥厂招待所餐厅。厂长李元早，书记兰书堂庄重地举起酒杯，满怀敬意和谢意，向押运丁醛的青年们敬酒，为“闯关东”归来的功臣洗尘。

厂领导宴请外来执行任务的职工，在这里还是建厂以来的第一次。

丁醛车间的合同制工人蔡清涛、赵军、付东、马军激动地端起酒杯。民警队的马力、孙吉增因事缺席。

干杯！为第二化肥厂的英雄。

英雄，并非像金子那样时刻闪光。英雄和普通人的差距，往往在那惊人的一举。

干杯！为第二化肥厂的自豪。

厂长书记为有如此的工人而自豪；同时，这也是第二化肥厂首批合同制工人的自豪。

干杯！为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理解。

这是被宴请者的心音。理解，有时十分简捷，在一个眼神、一句话里；有时却极其繁冗。几年乃至几百年不得通窍。

在冷似猫咬，讽刺凌辱面前，这些小伙子没有一个流泪的；而今，端起厂长书记敬给的酒，抑制不住的热泪滚了下来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理解时。

“干！”又是一杯无言的酒。一路上多少辛酸苦辣，像敲碎的五味瓶泛在心头。此时，向厂领导诉说一点未尝不可。可是，他们知足了，有了如此的理解，诉苦是多余的。人之间贵在理解。

酒。

划拳行令是热闹之酒；默默无语是伤心之酒；眉高眼低是捧场之

酒；频频举杯是交际之酒；苦诉倾说是痛苦之酒；沾泪无言是理解之酒。

有这样的组织和领导累死也心甘。

一席宴罢，没吐一句押运之苦，只有一个请求：我们再次“闯关东”。这些倍受严冬酷寒折磨，屡遭冷遇的热血青年，在此之前，曾发恨喊道：八抬大轿抬着也不去关东了。一杯理解的酒后，他们默默地拣回了这句话。理解的力量是无穷的。

举一杯理解之酒。四千里路寒和怨一消而散。

真正的理解，并非是用酒杯碰出来的。那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已。孙吉增和马军虽然没有赴宴，凭着感应力，他们同样感到了理解。迎着春风，他们再次踏上了闯关东的征程。